



▲ 2011年2月3日，埃及示威者在反政府示威中向警方投擲石塊
美聯社



▲ 埃及前總統穆巴拉克因「1·25革命」下台
網絡圖片



▲ 2011年11月20日，埃及示威者再次走上街頭要求軍方交出政權
美聯社

社會倒退20年「領頭羊」地位不再 顏色革命致國家失序 埃及落入「民主」陷阱



顏色革命之禍

5

埃及是歷史文明古國，也是阿拉伯世界的「領頭羊」。西方大國為誘導埃及走上有利於西方的發展道路，想方設法使埃及保持弱勢和依附狀態，積極推動埃及「民主化」。這一策略在2011年埃及「1·25革命」中展現得淋漓盡致。然而，回看這場帶有「顏色革命」色彩的非暴力革命，不僅未使埃及像許多人預期的那樣走向繁榮穩定，相反，埃及由此陷入幾十年不遇的危機與動盪之中，令埃及民眾嘗盡切膚的「失序之痛」。

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研究員 田文林

2010年6月，埃及青年薩依德涉嫌在酒吧內吸毒，被數名警員誤打致死。埃及民眾認為警方濫權，加上對當局長期積壓的強烈不滿，在年底突尼斯「茉莉花革命」的助燃下，群情激奮的埃及青年人決定為「變革」而戰。

1月25日是埃及「國家警察日」，本用於紀念1952年在抗英鬥爭中，50名拒絕向英軍繳械而犧牲的警官。而2011年的1月25日，埃及首都開羅的解放廣場上人頭攢動，4.5萬人手舉標語、高喊口號，要求總統穆巴拉克下台。

經過短短18天的非暴力抗議，執政長達42年的穆巴拉克政府最終被推翻。這場運動後來被命名為「1·25革命」。

失之在政 而不在制

事實上，穆巴拉克時期埃及國力之所以走下坡路，過錯並不在威權政體本身，而是當權者背離廣大勞動群眾，所謂「失之在政，而不在制」。回顧歷史，1952年，埃及正是在第二任總統納賽爾的帶領下，推翻法魯克君主政體，建立起具有較強資源汲取和分配能力的威權政體，幫助埃及強化了「阿拉伯世界領頭羊」地位。

但美國從削弱埃及的戰略需要出發，恰恰將埃及的威權政體視為眼中釘，將推動埃及「民主化」作為政策目標。因為誘導埃及走「民主化」道路，是從制度上削弱埃及的釜底抽薪之舉。美國通過非政府組織（NGO）長期滲透，扶植「革命」領導人，以及在民眾抗議中的積極煽動，成功使埃及青年走上街頭。

有學者感嘆：「革命意味着改變，但在阿拉伯世界的改變是毀滅性的，這些改變為地區國家塑造了新

的敵人：恐怖主義和分裂主義。」埃及「1·25革命」就是如此。

中下層民眾苦不堪言

2011年埃及民眾起身抗議時，打出的口號是「麵包、自由和公正」。謀求改善民生環境是最主要訴求之一。然而，埃及劇變後，經濟路線依然如故，加上政權更替引發的安全動盪，原本脆弱的埃及經濟雪上加霜，許多經濟指標甚至趕不上劇變前的水平。


▲ 埃及「1·25革命」令埃及陷入危機與動盪之中
網絡圖片

「1·25革命」後，外匯和財政收入持續減少。據埃及官方數據表明，埃及出口額逐年縮減，2012-2013年為270億美元，2015-2016年已減至187億美元。埃及外匯儲備則由穆巴拉克下台前的360億美元，降至2015年底的164億美元。分析稱，埃及政治變局使該國社會倒退至少15-20年。

與此同時，動亂使約四千家工廠關門，就業進一步減少。埃及官方統計，埃及失業率從革命前的9.8%升至2015年的12.8%。通貨膨脹卻在不斷加劇。開羅一些居民區的麵包、小扁豆、大米等，價格大漲八成，令中下層民眾苦不堪言。

埃及劇變亦使支柱產業旅遊業遭受

重創。埃及許多著名旅遊景點從遊人如織變得門可羅雀。2016年2月24日，埃及總統塞西談及埃及經濟困難時甚至表示，如果對國家經濟真有好處，他情願賣掉自己，足見國內經濟之困難。

「秩序是個好東西」

埃及民主轉型「其興也勃，其亡也忽」，轉了一圈，又重新回到原點。

2011年埃及的威權政體垮台後，埃及很快出現權力碎片化乃至「權力真空」。穆巴拉克下台後短短數月，埃及就湧現出近四百個政黨，參加下院選舉的政黨超過50個，候選人超過6700名。黨派間權力紛爭此起彼伏，導致政治內耗和權力空轉，進而引發安全形勢惡化，恐怖勢力蔓延。

2012年6月，穆兄會背景的穆爾西選舉上台執政後，其推行的政策爭議極大，導致支持與反對穆爾西的民眾同時上街遊行示威。穆爾西執政一年，埃及共發生7400多次民眾抗議，相當於每天有二三十場。2013年6月30日原本是穆爾西就職總統一周年紀念日。當天，迎接穆爾西的不是慶典和鮮花，而是人數超過1400萬的超大規模示威遊行。

阿拉伯媒體評論稱，埃及就像迷失在大海裏的輪船，沒有船長、船員、航海設備及可供停靠的海岸，隨時會陷入「國家崩潰」危險。阿拉伯人有句諺語：「60年的暴虐也比一天的混亂好。」

持續的動盪使越來越多的埃及人開始懷念穆巴拉克時期，充分認識到「秩序是個好東西」。正是在這種背景下，埃及軍方強行罷黜穆爾西政府，重新回到威權政體狀態，回到「沒有穆巴拉克的穆巴拉克時代」。這不免讓人感嘆「早知今日，何必當初」。

▼ 2011年1月25日，埃及青年在首都開羅解放廣場進行反政府示威
網絡圖片

精心布局二十載 美NGO蠱惑埃及民眾

美國為推動埃及「民主化」，可謂精心布局良久。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，便通過「美國國際開發署」（USAID）等非政府組織，斥巨資扶持當地的研究機構。這些非政府組織看似安分守己，人畜無害，但其一直靜悄悄地傳播民主化理論，不斷侵蝕埃及的傳統社會結構和民眾心理，最終為2011年埃及政壇劇變及後來向「民主化」轉變鋪平了道路。

「美國國際開發署」機構花費在推進埃及民主化方面的開支每年約2000萬美元。在埃及表現活躍的FFF和NED等美國非政府組織，也利用一切機會攻擊埃及的集權官僚體制。

美國還通過資助埃及的研究機構，促使埃及接受民主化觀念。20世紀90年代以來，國外資金覆蓋了埃及國內所有研究領域（公民社會、婦女、人權等），以及部分國際和地區問題領域。著名的「金字塔戰略研究中心」就受到境外資金資助。「拿人錢財，替人消災」，這些研究機構接受西方資助後，主動或被動地接受並傳播西方的觀點和主張，使之日漸滲透進政府部門和意識形態領域。



► 穆巴拉克的支持者在街市與示威者大打出手
網絡圖片

「9·11事件」後，小布什政府將「推進民主」作為根除極端主義的關鍵。2002年，小布什政府實施「中東夥伴倡議」（MEPI），將推進中東民主的資助額度從2000年每年5億美元，增加到2005年的20億美元。其中埃及是美國「民主改造」的重點對象。

2008年，蘭德公司對美國在埃及推進民主改革進行了具體研究，認為美國應鼓勵非政府組織為改革者提供培訓，並幫助改革者獲得和使用信息技術，美國信息技術公司應幫助改革者的網站運行良好，並投資發展網絡匿名技術，以逃過政府的監控。奧巴馬上台後，入主白宮第一年就為該項目增加了6500萬美元預算。

在美國等外部勢力長期支持下，埃及非政府組織數量不斷增加。據2008年埃及人權發展報告（EHDR）統計，到2007年，埃及非政府組織已達21500個。一旦國家出現動盪，這些非政府組織便乘勢而起，推波助瀾，充當了「顏色革命」的急先鋒。

美組織培訓「革命」領袖 圖「關鍵時刻起作用」

埃及「1·25革命」看似是無組織、無綱領、無領導的「三無革命」，但種種跡象表明，這場「革命」與美國非政府組織（NGO）的長期滲透，及在民眾抗議中的積極煽動直接相關。

這其中，有兩個非政府組織表現最為搶眼。其中一個名為「全國變革運動」（也稱「卡法亞」，Kefaya），成立於2004年11月，由同五角大樓關係密切的蘭德公司一手扶植。

值得註意的是，「卡法亞」意為「受夠了」，而在2003年烏克蘭「玫瑰革命」中，反政府組織名叫Kmara，意思也是「受夠了」，該組織同樣受到美國非政府組織NED的培訓。

另一個則是「四月六日青年運動」。該組織成立於2008年4月6日，最初是為支持和紀念埃及紡織工人大罷工而成立的，不久便受到美國的高度關注。該組織成員曾前往美國中情局在塞爾維亞成立的非政府組織CANVAS實習，學習人群組織技術，以及如何應對警方暴力。「四月六日青年運動」領導人向美國人承諾，要在2011年埃及大選前「推翻政權」

——這一承諾果然應驗。

美國高官還直接出馬，通過種種方式對埃及政局煽風點火。2009年5月，奧巴馬訪問開羅時，國務卿希拉里曾接待了一批在「自由之家」接受過2個月培訓的埃及青年活躍分子。2011年「1·25革命」發生後，美國加大資助埃及非政府組織力度。

據統計，2011年3月至6月，埃及境內非政府組織共接受了1.75億美元的援助，是此前美國援助總額的近3倍。2011年3月15日，美國國務卿希拉里訪問埃及，專程參觀了開羅解放廣場，以示對埃及「民主運動」的支持。

「亡羊補牢，為時不晚」。鑑於西方資助的各種非政府組織在埃及政局動盪中上下其手，遺禍不淺，埃及政府最終在2012年2月將43名NGO成員逮捕，這當中包括19名美國人。這種前所未有的舉動表明，美國非政府機構在埃及劇變中捲入極深。

埃及開羅大學教授拉萬迪說過：「革命大部分動因是民眾掀起的，但之後卻被美國利用了。」